

宁夏人民出版社
NINGXIA RENMIN CHUBANSHE
JIUJANG LONGG CHUAN

黄龙川

岳亚东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龙川/岳亚东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2008.5
ISBN 978-7-227-03812-2

I. 黄… II. 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3582 号

黄龙川

责任编辑 谭立群
封面设计 鲁海成
责任印制 吴宁虎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杨宏峰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网 址 www.nxcbn.com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施尔福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30.75
字 数 380 千
印 数 3100 册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812-2/I·1018
定 价 48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第一章	鬼手断脉	/001
第二章	龙凤逞强	/012
第三章	神童侍药	/023
第四章	照猫画虎	/034
第五章	阴阳斗法	/040
第六章	古镇遗风	/049
第七章	妙语冠巾	/059
第八章	鹰鹤双雄	/070
第九章	善谎弥天	/079
第十章	谎星殒落	/087
第十一章	人畜之间	/098
第十二章	牧童野趣	/107
第十三章	瞒天过海	/117
第十四章	针锋相对	/126
第十五章	偷食禁果	/135
第十六章	酒仙争霸	/147
第十七章	纵蜂寻仇	/158
第十八章	破釜惩周	/172
第十九章	断炊劝学	/183
第二十章	铁脚神威	/194
第二十一章	黑山遇险	/207
第二十二章	歪偷邪盗	/226

目 录

第二十三章	铁嘴真言	/238
第二十四章	恩将仇报	/251
第二十五章	巧计过关	/265
第二十六章	死得其所	/275
第二十七章	孽种余生	/288
第二十八章	赌局输赢	/301
第二十九章	矿难冤魂	/317
第三十章	一诺千金	/332
第三十一章	渔猎奇观	/346
第三十二章	观星卜命	/356
第三十三章	红山画石	/368
第三十四章	路遇姻缘	/380
第三十五章	文丐贺喜	/394
第三十六章	烈火真金	/406
第三十七章	美梦成真	/425
第三十八章	教长兴学	/439
第三十九章	拼命三郎	/448
第四十章	真媒假说	/458
第四十一章	六贤结义	/468
第四十二章	梦圆黄龙	/476

后记 /486

CHINESE
MIAO HUO

这里是一个古老的地方，西边有一座大山，叫西山；东边有一条大河，叫黄河。大山与大河之间，一马平川，古来是蒙古人的牧场。清雍正年间，皇上忽然看中了这片土地，于是让蒙古人东渡黄河而牧，在这片平川上开出一条大灌渠以为农耕。因为是皇上下令开的渠，大渠遂命名为黄龙渠。黄龙渠水灌溉着川地的肥田沃土，岁岁五谷丰登，老百姓感念皇恩浩荡，给这片从来没有名字的地方起了个名字，叫黄龙川。

第一章 鬼手断脉

塞北的冬日，天气生冷生冷，惨白的日头挂在天上，好像被冷气裹住了一般，不冒一丝丝热气。往日奔流不息的黄龙大渠被冻得实实的，渠底没有泄流干净的水结成一溜贼贼的青冰，泛着惨淡的光。黄龙大渠的支渠官保渠，这会儿也冻成了一条死渠，静悄悄地躺卧着。一年里，这里最活泛的就是这两条大渠，它们奔流着，它们欢笑着，它们能给阡陌带来甘露，它们能给百姓带来鱼米，它们是这片土地的命根子。这会儿，两条大渠冻实了，这片大地也像是冻实了，没有一点儿生气。

在黄龙渠和官保渠之间，有一个村庄。这个村子里的人以宁姓为主，旁姓不算多。民国三十五年黄河发大水，周围村落田亩滩地一片汪洋，唯有这个村子借助土梁高地围堰抗洪而幸免于难。水退之后，这个荒村野梁便有了一个名字，叫宁家梁子。

一九四八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，天气似乎比哪一年都冷。人们缩在低矮的房舍内，烤着火，焐着热炕。他们安分守己，心满意足，他们有自己的说法：

穷汉生得犟，

不置铺盖光烧炕。

烙了前心烙后心，

烙了脚心烙脊梁。

其实他们不羴，他们不是不置铺盖，他们穷，他们置不起。

宁家梁子和所有的村子一样，鸡不鸣，犬不吠，一片死寂，只有几家烟囱上冒出的轻烟，给这个村庄增添了一点生的气息。村边上，几峰骆驼高昂着头，漫无目的地徜徉着，高耸的驼峰，显示着它们的雄健与实力，目空一切的眼神似乎要表明，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。

宁家梁子村西边有一条退水渠，退水渠向下游走一里多路，渠边上有一座娘娘庙。庙宇年久失修，显得很破旧，可是上殿、厢房、院墙还算完好，上殿里的塑像也在，不时有人来上上香火。当地为兴民教，便将这娘娘庙做了学校，东厢房当教室，西厢房当办公室，庙院就是校院。娘娘庙小学有二十来个学生，这些学生人数不等地分布在一、二、三年级里。学校只有一个先生，既当老师又当校长，轮流给各个年级的学生上课。先生是由周围村民聘请的，请的是宁家梁子的宁先生。

宁先生大名宁家祥，三十出头。他没有上过专门的学校，也没读过私塾，更谈不上学历资历。小时候跟在他爹的屁股后头认了几个字，读过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一类的初级读物，现时教娃娃也还能凑合。按宁先生自己的话说，这是“马号里没马，拉上驴来当差”。确实，在这偏乡僻壤找一个正儿八经的教书先生，难。不过人家宁先生文化虽然低了些，但是教孩子很热心也很上心，他不但教他们文化知识，还组织学生扭秧歌、跑竹马子、跑旱船、踩高跷，学生乐得玩，大人喜欢看，几年下来，他便成了一个学生爱戴，家长喜欢的乡村文化名人。

这一天，宁先生正在上课，忽然闯进一个人来。此人二话不说，直奔教室，破门而入，惊得孩子们瞪大了眼睛。宁先生也愣住了，不知出了什么事情。一看，来人是他户下的一个兄弟宁柱子。宁先生赶紧迎上去问道：“柱子，出了啥事？”

“快……快……快回家……”宁柱子没说出个子目，拉住宁先生的袖子使劲往外拽。

宁先生着了急，问道：“到底是啥事，你说呀！”

宁柱子喘着粗气说：“我也说不机密，反正老大妈急得鼻子眼泪都下来了，让你赶紧。”

“那你老大妈总没有啥麻达吧？”宁先生紧忙追了一句。

宁柱子说：“看样子老大妈没麻达。”

一时间,宁先生就像掉进了浆糊缸里,一头的糊涂,再看宁柱子那火烧火燎的样子,知道准有大事。于是他草草收拾了一下,宣布放学,跟着宁柱子往家里跑。

宁先生忐忑忐忑地踏进家门,院子里静悄悄的,再扫一眼院子里的房屋和摆设,与往常没有二致,他纳闷了。看看他妈的住房,没有动静,他向自己的房子走去。走到门前一抬头,猛然发现门首的钉扣子上拴着一个红布条,忽闪忽闪地飘动着。

门头拴红布条有讲究。这是一个避讳的标志,是“请勿入内”的意思。

家里人要忌讳的,大体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家里有了病人,请来巫婆神汉跳神捉鬼,看完病之后,要忌一段时间的门。在这个时间以内,生人是万万不能进屋的,一旦冲犯了神灵,非但看病不会灵验,还有可能使病情加重,危及生命。另一种情况是家里女人坐了月子要忌门。满月之前,生人不得入内,就是自己家里的人,身上有汗也不得入内。最怕的是生人进来踹了孩子,给孩子带来疾病和灾难。

这会儿宁先生看见红布条,他明白了,女人在生孩子,女人已经够了日子。

直到这时,他悬着的心才算装进了肚子里。他定了定神,凉了凉汗,站在窗根下轻轻地咳嗽了一下,算是给屋里的人打了个声。这时候从屋里传出他妈的声音:“还不赶紧进来,站在外面等初一呢还是等十五呢?”

宁先生闻言,先打发走了宁柱子,反身关紧了院门,轻手轻脚进了屋。屋里,烧完了炕的余柴散得满地都是,像是让鸡刨了一般,满屋的柴烟热气把整个房子熏得暖烘烘、热腾腾的。炕上,毡和席子拉得精光,只剩下一盘土炕,炕皮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黄沙,冒着热气。

炕上一共有三个人,宁先生的母亲、接生的老娘婆和宁先生的妻子。宁先生的妻子跪在沙子上,两只手紧紧扳住炕沿上的泥台子,披头散发,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着,头上脸上的汗点子不住气的往下掉,汗滴砸在炉台上,冒起丝丝热气。她脸色腊黄,呼喊无力,已经十分疲惫。宁先生的母亲和老娘婆一边一个跪在她的身边,一个劲地催促:“使劲!使劲!”

这两个人虽然是接生的,看上去并不比生孩子的人省劲,她们也是披头散发,大汗淋漓,声音已经嘶哑。看来,她们玩转的时间已经很长了,肯定是难产。看见宁

先生进来，三个女人的眼睛顿时明亮了起来，好像见到了救星。对于宁先生来讲，他觉得他走进屋来纯粹是一个多余的人，这叫“婆姨炕上坐月，汉子地下跺脚——有力使不上”。

这时候，只听老娘婆对着宁先生喊：“像个木头桩子戳在那里，发啥愣呢，还不赶紧上房？”

宁先生一愣怔，问老娘婆：“老姨妈你说，上房干啥呢？”

没等老娘婆回答，他妈接过话头：“榆木脑袋，提上水上房叫生去，不叫生娃娃能顺顺当地养下来？你以为爹是好当的？”

母亲一顿数落，宁先生猛地省悟了，二话没说，赶紧提着水桶上了房。

这是老娘婆遇到难产的最后一招。凡是遇到女人难产，必须要自己的男人提上一桶水，从屋顶的烟囱往下浇，边浇边喊，直到孩子降生，这叫叫生。

宁先生上房，手握铜瓢，把水一瓢一瓢地浇进烟囱，水冲起来的黑灰冒了他一头一脸。他顾不了这些，他边浇边喊道：“下来了没？”

下面老娘婆和他妈齐声答：“下来了！”

其实什么也没有下来。

宁先生再浇再喊：“下来了没？”

“下来了！”

“下来了没？”

“下来了！”

……

宁先生房上地下，地下房上，马不停蹄地折腾着。不知道浇到第几桶水了，他照例向下面问：“下来了没？”

只听老娘婆提高嗓门，拖长了声调喊：“下——来——了！”

宁先生听声，看来这一次是真的下来了，他跳下房跑进屋，看见一个紫红紫红的娃娃躺在炕上。

炕上养娃娃，地下抬棺材，这话一点儿也不过头。娃娃虽然养下来了，宁先生的妻子早已经精疲力尽，奄奄一息，她连坐稳的力气也没有了。还是老娘婆有经验，她不让她躺下，她让宁老太太倚住媳妇，怕她血晕。由于耽搁的时间太

长,孩子落炕以后就浑身发紫,没有气息,没有哭声。老娘婆把剪子在火上烤了烤,准备给孩子断脐。忽然她停下手细细端详着孩子,口中一个劲儿的念叨:“日怪,日怪。”

听老娘婆这么说,宁先生和他妈都凑过来看,这一看不打紧,他们发现这孩子有一处很奇特的地方,确实与众不同。人家孩子降生以后脐带是顺的,而这孩子的脐带缠拧在一起。

老娘婆剪断了脐带,抓住孩子的小脚丫子,头朝下,脚朝上提得悬悬的,照准小屁股啪啪啪拍了三巴掌,又抖了抖。等了半天,孩子从嘴里吐出一口黄水,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。

听到孩子的哭声,屋里的人长长松了一口气。这时候,宁老太太好像想起了什么,放下儿媳妇,紧忙扳开孩子的两条小腿看,一眼瞅见长的是个蚕豆大的小鸡鸡,只乐得她一个劲地喊:“好了!好了!这就好了!”

啥好了?养了个孙子好了。

宁老太太一共养了四个儿子,都已经成了家,立了业,分房另住。按理说,老两口应该心安理得地等着享儿孙的福了。但是没有,老两口有一块心病,吃喝穿戴放在其后,最让他们揪心拽肺的是儿子们虽然有生有养,但是缺个男的。宁老太太着急,老头子比她更着急。今天,盼星星盼月亮,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带鸡鸡带把把的孙子,怎能不让她欣喜若狂呢?她照着宁先生喊:“赶紧告诉你那死鬼爹,让那个老不死的也高兴高兴。”

说曹操曹操到,没等宁先生找,他爹正好从外面晃荡了回来,这会儿正扯着喉咙喊门呢。宁先生开了院门,见他爹肩头上背着褡裢,摇摇晃晃走进来。

宁先生他爹叫宁广德,在四渠梢很有人缘,也很有名气。他是个没有读过书的文化人,因为宁家祖上是阴阳先生,自幼受了家庭的熏陶,识了不少字。他懂得一些阴阳之理,谶讳之道。谁家提亲,先请他去给看看生辰八字,八字相合则成,八字相克则散,全在他一句话。他成了这一带合婚的高手。谁家兴土木盖房舍,先请他去看看风水,择个黄道吉日,才好破土动工。他又是个风水先生。他给人家干这些活全是白干,分文不收,但是有个要求,要抽烟,要喝酒,烟要抽大烟,酒要喝烧酒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宁广德变成了一个烟鬼、酒鬼,家里捣腾空了,就到外

面鬼混，惹得老婆子剜眼眼见不得。有了这两鬼的嗜好，周围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鬼子二爷。他排行老二。

当然，这个“鬼”字的含义并不仅限于此，还有更“鬼”的。

鬼子二爷曾经干过开馆的营生，这个馆就是私塾。他开馆和别的先生不一样，别人开馆是坐馆，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做学堂，他开馆是跑馆，成天背个褡裢进东家，出西家，来回跑着教人家孩子读书识字。这样做有他的好处，教完书，顺便也可以混碗饭，混口酒，混上一个大烟泡子过过瘾。鬼子二爷文化是浅了点，但是写的一笔好字，还会画画，据说都是跟他爹学来的。就凭这一手，乡民们的娃娃就愿意让他教，反正没有私塾，有人教总比没人教强。

鬼子二爷还有一手，就是爱给人家的娃娃起名字，他不起小名字，专门起官名字。不管穷人富人的孩子，大人总想给起一个响亮的名号，图个吉利。一家能生上三五个男丁，起名字更加讲究，这活谁也干不了，只有鬼子二爷能行。

鬼子二爷生了四个儿子，轮到给自己儿子起名字的时候，他颇动了一番脑筋。开始他想叫荣、华、富、贵，觉着响亮是响亮，回头看看自己的穷家破屋，竟自没了勇气，叫出来怕人笑话。后来他想取英、雄、俊、杰，他又觉得时下天下不很太平，常有土匪打家劫舍，这套名字多少带点匪气。他想到了元、亨、利、贞，又觉得带了些商家的味道，自己世代种田，不太合适。后来他想取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想昭示他老宁家的好德行，也想用名讳来规范儿子们的道德品行。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，这是三纲五常中的五常，他只取了四常，还差一个“信”字，不全。他估摸着自已也不会再生出一个儿子来，只好把自己觉得最理想的字放弃了。苦思冥想之后，还是决定取福、禄、祯、祥的好。按他的意思，咱们一不图升官，二不图发财，只图个家资殷实，日子宽绰，平安吉祥就行了。于是他给四个儿子取名为家福、家禄、家祯、家祥。宁先生排行老四，大名自然是宁家祥。

要说鬼子二爷最拿手的绝活，那就是号脉。他号脉不管什么阴阳表里、虚实寒热，也不看什么头疼脑热，痰涌气喘，他专门看别人看不好的疑难杂症。他看病一不处方，二不抓药，只号脉，准确地讲，只号死脉和活脉，只要他那三个指头按住了病人的寸、关、尺，说死脉活不了，说活脉死不下。有的病人看上去病入膏肓，水米不进，已经奄奄一息，他捉了脉以后却说：“没事，死不了”，这人保准死不了。

PRELIMINARY
MAUHO

有的病人看上去精神很好，饭量尚佳，他一捉脉：“赶紧准备后事吧！”出不了三天，此人准死没治。多少年来，就鬼子二爷的这一手，百言百中，无一失手。有人叫他“死活脉”，有人称他“阴阳手”。后来出了一句歇后语：“鬼子二爷的嘴——叫你死你就死，叫你活你就活。”鬼子二爷乐此不疲，戏称：“咱鬼子二爷和阎王爷爷是结拜兄弟，错不了！”

民国三十六年发生的两件事情，让他变成了神仙。

宁拴子是鬼子二爷户下的一个侄子，此人二十七八，生得膀阔腰圆，一身的疙瘩肉。这年冬天，有一天宁拴子家宰猪，请了鬼子二爷去吃炕圈肉。这是乡下的乡俗，谁家宰了猪，都要请帮忙的和当紧的亲戚朋友来家吃肉，有的还要喝酒。

今天请来吃肉的，绝大多数是来帮忙的，帮忙抓猪，帮忙杀猪，帮忙褪猪。宁拴子力气大，杀猪不用人帮忙，他一个人跳进猪圈，让帮忙的人爬在猪圈墙上看热闹。宁拴子家养的是隔年猪，身个不小，站在圈里像个小牛犊，猪嘴又大又长，嘴唇下呲出两颗长长的獠牙。宁拴子嘴里叼着宰猪刀子，手里提着半截绳子，绳子的头上栓着半截木棍。

宁拴子提着绳子跳进猪圈。猪见有人进圈，满圈跑起来，宁拴子不慌不忙，瞅着猪的动作，看准一个机会，一把提住了猪的尾巴。猪发怒了，嘶叫着，奔跑着，回过头来要咬他。趁着猪张嘴的机会，宁拴子很麻利地把绳子放进猪嘴里。愤怒的猪没有咬到人，把绳子死死咬住不放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宁拴子一个箭步蹿到猪的前头，一只手死死拧住了猪的一只耳朵，另一只手把绳子刷刷绕了几道，把猪嘴捆了个结结实实，猪顿时喊不出声来，一个劲地“呜呜”着。这时，他扳住猪腿，只听他大喝一声，大黑猪像个磨扇子一样轰然倒地，还没等到猪来得及挣扎，一把一尺多长的刀子已经入了膛。猪奋力挣扎了几下，四条腿一阵抽搐，终于倒在了血泊中。

自宁拴子下圈到猪被宰倒，前后没用上一根烟的工夫，宁拴子的力气与麻利劲把围观的人看呆了，有的夸他好力气，有的夸他好身手。听着众人的赞誉，宁拴子满脸的得意之色，他乘着兴头，把死猪抱起，举出了猪圈。宁拴子翻过墙头，出了猪圈。翻墙头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手挂在了墙头上放着的一把刨粪的镢头上，挂出了一道血口子。他蛮不在乎，随手从地上抓了把土，在伤口上揉了揉，无事一般。

猪宰完了，炕圈肉也吃完了，吃肉的人抹着油嘴回了家。到了晚上，宁拴子的老妈捣着小脚来到鬼子二爷家，让他赶紧去看看，宁拴子不知道咋话了，睡在炕上直说胡话。鬼子二爷听罢，不敢怠慢，下炕穿鞋，向宁拴子家赶来。进屋一看，宁拴子在发烧，浑身烧的就像个火蛋。他似昏似睡，似迷似醒，嘴里不住气地咕哝着，像是在说胡话，偶尔尖叫一声，怪瘆人的。

鬼子二爷先让拴子他妈拧了一条湿羊肚子手巾，敷在拴子额头上，他开始号脉。号脉讲的是男左女右，鬼子二爷号的自然是左手，号完，沉思良久，微微摇了摇头。今天他破了例，又转过来号右手。这把脉转过来调过去，号了足足有一柱香的工夫，最后，他倒吸一口凉气，面露惊异之色。拴子他妈见状赶紧问：“拴子得的有啥病？”

鬼子二爷没有回答他，只是一个劲地咂咪咪子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年轻轻的，不当活的，怪可惜了的。”

拴子他妈紧追着问：“拴子到底咋啦，你得给我说明明白呀！”

鬼子二爷一脸的迷茫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我怕是给你说不明白了。”

拴子他妈更急了，说话都拉上了哭腔：“你说这事到底让人咋算计呢，前半晌还好生生的，怎么宰了个猪就成了这个样子了，是不是冲犯了哪路的神仙了？实在不行，请个神婆子来跳跳神捉捉鬼也是个办法呀！”

鬼子二爷摇了摇头，下了炕，临走时撂下一句话：“别说神婆子，神仙来也救不了了，给娃娃早点准备后事吧！”

虽然鬼子二爷号的是死脉，但是对于宁拴子家的人来说，一来半信半疑，二来人还没有咽气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等死，兴许有个什么方子，能把拴子的命救下来。他们把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，汤药喝了，丸药吃了，针也扎了，艾也灸了，依着拴子他妈，神也跳了，鬼也捉了，然而拴子的病越治越重，一直不朝前来。到了第三天晚上，宁拴子一阵抽风，两腿一蹬咽了气。

宁家梁子村子东头住着一个老汉，姓董，叫董福福。老汉无亲无伴，无儿无女，是个孤老头子。老汉身子骨还算硬朗，只是得了个哮喘的毛病，到了老年越发厉害。这种病夏天还好，一入冬，出门冷风灌，进门煤烟串，老汉咳喘的死去活来。宁拴子死后没几天，老董的哮喘一阵紧似一阵，动不动就断了气，谁都看着老董

怕是过不了冬了。

人都说光棍独，独光棍，老董不独。老董是个热心人，谁家有事准少不了老董，帮了忙向来不让人说个“谢”字。外地来的要饭的讨吃，要到天黑没处住的时候，老董就把他们留到自己屋里来，他不嫌弃，也不嫌麻烦。

有一年，一个从外地来要饭的婆姨病倒在老董的门前，他把她抱到炕上，抓药治病，温汤灌水，服侍起来。五天以后，这个婆姨的病好了。女人感激得不得了，又是磕头又是告揖，仍然觉得无法报答老董的救命之恩。临走的头一天晚上，女人非要把身子给他。老董一听，说此事万万做不得，帮助弱者本来是积德行善的事，我这样做，岂不成了乘人之危了吗？咱老董今生命运不济，我要好好修来世，缺德的事咱老董不干。他好言相劝，打发女人上了路。

所以，老董在村子里好德行，好威望。眼下病得厉害，便有好多人自发地来家侍候他。人们看着老董病得死去活来，怕一旦一口气上不来，没个准备。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，不如先让鬼子二爷给捉捉脉，也好心中有数。鬼子二爷来了，号完脉说：“啥事也没有，离死还早得很着呢，就是多受些罪。”

说来事情也凑巧，鬼子二爷不号脉老董还是个活人，鬼子二爷号完脉前脚离开，后脚老董一口气没上来，死了。村子里的人找了些木板，让木匠钉了副薄棺材，等不了三天，当天就要把老董给埋了，也好让他入土为安。

老董死了，人们没有悲伤，没有惋惜，反而觉得老董死得其所，脱了苦楚，是件好事。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却是鬼子二爷号脉的事，似乎老董之死是必然的，鬼子二爷号错脉倒是事出偶然。有人说：“鬼子二爷大江大河走了个遍，毛渠沟里失了个余，看他以后如何见人？”这是小人之见。也有同情达理的人说：“好马还有失前蹄的时候呢，号错一次半次脉是免不了的事情。”

鬼子二爷蹲在家里抽闷烟，啥话也不说。

一群人议论着鬼子二爷，抬着棺材往坟地走去。忽然，有人叫道：“快听快听，棺材里好像有动静！”

抬棺的人半信半疑，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念叨说：“老董，好好走。你虽然没儿没女，但是你有好德行，乡里乡亲们会把你安顿的好好的。”

念叨完之后，棺材果然不响了。



又往前走了几步，棺材里又有响动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，有人喊了一声“有鬼！”众人扔下棺材，四散而逃。

有人径直跑到鬼子二爷的家里，把老董如何闹鬼的事比起比落对着鬼子二爷学说了一番。鬼子二爷听了之后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，反倒不咸不淡地说：“老董本来就是个大活人，你们非要把人家装进棺材抬着埋掉，人家不捣腾才叫日怪呢！”

说完，叫了几个人来到棺材跟前，众人撬开棺材盖，老董立能坐了起来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憋死我了！”

众人按照老董的意思，当下点着火把棺材烧了。

老董的事情过后，鬼子二爷让人传得更神了，最后神得没了边没了沿，有人甚至说鬼子二爷号错了脉怕丢了面子，跑到阎王爷那里替老董多要了几年的阳寿，让老董还了阳。从此鬼子二爷又多了一个称呼，人称“鬼手”。

前面说过，鬼子二爷经常给人家孩子起名字。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字就颇费了些心思。这次生了个宝贝孙子，对孙子名字的重视程度又甚于儿子。从孙子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，他操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名字。他口问心、心问口地盘算着，总觉得这也不合适，那也不妥当。最后，他终于决定，全家人应该坐在一起商量商量。

他说：“我们老宁家人老几辈子受奴苦，没有一个人谋得个一官半职，我想给咱孙子起个好名字，一来图个吉利，二来望想着长大成人求个功名。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名字。”

宁先生问：“你准备起个啥名字？”

鬼子二爷说：“国栋，国家栋梁。怎么样？”

宁先生说：“这个名字好倒是好，我总觉得不实际。我们老宁家就是你跟爷爷识了几个散碎字，我又跟上你学了几个字，后来到药铺当伙计又多认了几个，谁都没进过学堂门。我的意思是，将来让娃娃好好读书，咱们不求他考什么功名，但求一个识文断字，知书达理。”

他爹问：“那么你说说，你给娃娃想了个啥名字？”

宁先生说：“我想过了，我想让他叫‘鸿文’，不知合适不合适？”

这时宁老太太发话了：“不行不行！什么国栋呀鸿文呀，那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。什么治国安邦，什么知书达理，咱也不图那个念想，咱就要咱的宝贝孙子平平安安，长命百岁。名字我早就想好了，就叫‘长命’。”

听完宁老太太的话，爷父俩站到了一起，坚决反对。

鬼子二爷说：“太土太土，没有一点点文气，娃娃长大也是个俗人。”

宁老太太立刻回了一句：“你倒不俗，成天串了东家串西家，像个讨吃。”

鬼子二爷被老婆子呛了一句，正要发火，宁先生插了进来。他说：“要不这样，问问娃娃他妈，看看她有啥主意。”

鬼子二爷说：“也好。”

宁先生过去一会儿，回来说：“他妈说了，娃娃刚落炕，忙着起啥官名呢，先起个小名叫着，等到长大念了书再起官名也不迟。”

宁老太太问：“她没说起个啥名字？”

宁先生说：“说了。她说娃娃刚生下来的时候，脐带子是拧在一起的，就先叫‘拧脐’吧！”

鬼子二爷一听，说道：“这个名字行，随了乡俗，就叫拧脐。”

宁老太太没有反对，名字就算定了。

应景应情应事给孩子起名字，并非宁夫人之杜撰，鬼子二爷答应的这么痛快，也是因为民风太浓，约定俗成。乡下人不识字，给孩子起名字不讲究什么文气，只要应人应物应事应景，随便起一个就行。他们觉得名字这个东西就像是给羊打了个耳剪给马烙了个印子，实际上就是做了个记号的意思，没啥大不了的。

一见儿子媳妇老头子都这么说，宁老太太没有反对，就叫拧脐。

第二章 龙凤逞强

说话中间，拧脐降生已有三天。三天有三天的说法，三天有三天的过法，为了图个喜庆，宁老太太张罗，鬼子二爷请人，请乡里乡亲们来给自己的孙子送汤。

送汤很简单，就是主东请乡亲们到家里来吃顿长面。这天吃的面条不用主东准备，主东只管准备稍子汤，用不着准备面条。面条从哪里来？客人们自己带着来，面条就是贺礼。送长面的客人们将切好了的长面端来，主东一盘盘地收下，再一盘盘地下到锅里，浇上稍子汤，让客人们尽饱吃，吃得越多越喜庆。

送汤至少有两层意思：一层是乡里乡亲为主东家里新添了人丁前来道喜；第二层意思是送长面意味着祈福新生儿健康成长，长命百岁。送汤这天，谁家的面条切得越细、越长，主家越高兴，自然，这一天也就成了婆姨们比锅灶比手艺的一个机会。

今天，宁老太太满面春风，指挥着三个儿媳妇，每人把一口锅，打了三锅肥臊子汤，她跑前跑后，招呼着送汤的乡亲们。今天来送汤的人很多，前后好几个村子都来了人，大家说着笑话，吃着长面，各个吃得满头大汗，小院内热气腾腾，场面十分红火。在乡村，通过这些红白喜事、添丁建宅之礼的场面上，便能看出这一家人在乡里的威望与人缘。这会儿，宁家小院红火成这个样子，这都是老宁家的人数日积下的德。

宁老太太忙着张罗吃长面，鬼子二爷也没闲着。鬼子二爷今天专门在屋子里陪客。今天有两位客人很特别，是两位声名显赫的男人，非得他陪不可。这阵子他正陪他们抽水烟。

堂屋不算宽绰，可是让宁老太太收拾得很干净。堂屋是小三间，两道梁上顶着两个柱子，磨得黑油黑亮的。柱子上贴着一副对联，左边是“上天言好事”，右边是“下地降吉祥”。梁头上贴着一条红纸，上书四字：“抬头见喜”。从纸的成色上看，烟熏火燎的显得十分陈旧。上墙上放着一张长条供桌，上面供着一排神主，一个木制的香炉供奉其上，香炉里点了三柱香，缭绕着缕缕青烟。供桌前面是一张

八仙桌子，八仙桌子上放着两个红纸包的包子。桌子两边的椅子上端坐着两个人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两个红包子是来人送来的贺礼。

左边坐的这位胖乎乎的，五十上下年纪，个头不算高。他头戴一顶黑缎子的瓜皮帽，身穿黑色暗花缎子褂，很有些士绅的派头。他手端羊棒子水烟袋，抽一袋水烟喝一口茶，很有些做派。看来，他喜欢这种水推云的抽法。右边坐的这位看上去有四十来岁，和左边那位个头差不多，但是很精瘦。此人黑瘦脸庞，留两撇八字胡，一对鹰一样的眼睛闪着犀利的光。他头戴一顶布棉帽，外面钉的是黑色的山羊华子，卷卷的，绒绒的，很华贵。他上身穿一件皮褂子，是二毛货，洁白而又弯曲的羔子毛从开襟和衣摆下露了出来，镶了一个白玉般的边。下身是一条黑棉裤，裤腿用裹腿带子绑得紧紧的，很是精干。他也用羊棒子，抽的也是水烟，但是与胖子有很大的区别。胖子的羊棒子黑油光亮，像从油缸里捞出来一样，这位的羊棒子黄中透白，白中透黄，晶莹剔透，洁如润玉。这位不吸水推云，他有他的抽法。他抽烟很得劲，每抽一口都能把两腮撮出两个深瘪的坑。他底气很足，能把烟核吹出五六尺远，金黄的铜烟嘴发出响亮的哨音。

这两位都是官保渠梢的名人，平时各倚所重，各恃其强，谁也不尿谁。今天，他们能双双坐在鬼子二爷的堂屋里为宁家贺喜，大大出人意料。他们的到来，给宁家争了大光，添了大彩。鬼子二爷热情地招呼着，感激的话说了几箩筐，最终他说出一句最得体的话来：“二位贵客光临，小院蓬荜生辉，今天二位给我孙子道了一出龙凤呈祥的大喜，令老朽感激不尽。”

好一个龙凤呈祥，有来头。原来，那个胖的叫黄凤章，瘦的叫刘玉龙。平日里，刘玉龙看不上黄凤章的抠劲，黄凤章看不上刘玉龙的霸气，今天能坐到一个桌子上，确实不容易。

这阵子，三碗长面端了上来，刘玉龙吹掉最后一个水烟核，先开了口：“凤章老兄，咱们吃长面，这长面可比拌汤香多了。”

黄凤章正待端碗，一听刘玉龙话中带刺，放下筷子说：“玉龙老弟说得也是，这肉稍子的长面咋说也比拌汤香，何况今天的长面沾着喜气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长面再好，毕竟是一碗面，总比不上酒席排场。”

刘玉龙一听，先是一愣，随着问：“听凤章兄的话头，你老兄现如今把世道看